

# 逃亡之路

「法」 弗朗索瓦丝·萨冈 著  
黄小彦 译

LES FAUX FUYANTS

FRANÇOISE SAGAN

Sagan

# 逃亡之路

「法」弗朗索瓦丝·萨冈 著  
黄小彦 译

LES FAUX FUYANTS

FRANÇOISE SAGAN

Sagan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逃亡之路/(法)萨冈著;黄小彦译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1.7  
ISBN 978-7-5321-4094-7  
I. ①逃… II. ①萨…②黄…III. ①长篇小说-法国-现代 IV. I565.45  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29142号

**Les faux fuyants**

**Copyright© Julliard, 1991, 2008**

**Arranged with EDITIONS JULLIARD,**

**a part of the Group SA. EDITIONS ROBERT LAFFONT**

**Through Garance Sun**

**Chinese simplified edition copyright**

**© 2011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**

**All rights reserved**

著作权合同登记:图字09-2009-170号

出品人:陈征  
丛书策划:杨全强  
责任编辑:海力洪  
封面设计:丁威静

**逃亡之路**

(法) 弗朗索瓦丝·萨冈 著

黄小彦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74号

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35,000

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094-7/I·3155 定价:21.00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 
T: 0512-66063782

献给我的儿子丹尼斯

辛勤的劳动战胜一切。

——维吉尔

六月收割收风暴。

——博斯古谚语

# 第一章

一辆 Chenard et Walcker<sup>①</sup> 在 1940 年 6 月明媚的阳光下光芒四射地行驶着。一大群灰尘仆仆、嘈杂喧嚣的汽车前前后后包围着它，时而又从旁边的车道超越，衬托得它尤为光彩夺目。整个车队在因此变得狭窄的国道上慢吞吞地前行，道路的两边时而点缀着几棵干瘦的灰不溜秋的树木：在夏日强烈的阳光以及斯图卡轰炸机连续疯狂的扫射下，国道像被扯成一段段似的，残破不堪。

“这确实只是法国车辆总数的一个零头。”布鲁诺·德洛尔说。他是坐在汽车后座的四个人之中最为年轻，因而也是最赶时髦的一个。

---

① 1900—1946 年间一个著名的法国汽车品牌。——译者注，下各处同。

“显然如此！所有体面人八天前就已经离开了。”迪亚娜·莱辛宣称。他们是之中年纪最大、最富有，因此也是最具权威的一个。

以如此慢悠悠的闲荡之姿溃逃，在迪亚娜看来，正如去贝罗伊特<sup>①</sup>参加歌剧节开幕式迟到一样该受谴责，于是她的声音变得严厉起来。

“整整一个礼拜，是的！”罗伊克·雷尔米特附和道。罗伊克在外交部做了三十年的专员，他也是凭这个身份加入他们的。对于他们逃离首都巴黎的计划，他只提出了一个策略性的观点，那就是，在这件事情上正如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，任何标准都比道德标准要更为可取。

“这都是我的错！”第四个人呻吟道。那是露丝·阿代尔，二十七岁，拥有一个富裕但分居了的丈夫，因此，两年前，布鲁诺·德洛尔成了她的情人。

露丝刚做了阑尾炎的手术，这对于二十七岁的她已是不恰当，而在1940年的6月做这个手术尤为不合时宜。阑尾炎延后了她与她的朋友以及情人逃离巴黎的时间。

迪亚娜·莱辛本来在等她一个老朋友的双翼飞机，那是一个英国贵族，他很可能已经在赶往巴黎的路上，但一直没

---

<sup>①</sup> 德国城市，每年在这里举行歌剧节，此节日最初由瓦格纳创立。

有到达。同样的,罗伊克·雷尔米特本来是要搭朋友的车子走的,但不得不在最后一刻放弃,因为一个关系更亲近的亲戚或是更重要的人物占了他的位置。在没有火车、没有汽车、没有运输工具的巴黎,罗伊克和迪亚娜对于露丝的感情突飞猛进,以至一直要等到她身体康复,并且直到最后一刻才与她的情人一起登上她那辆超炫的 Chenard et Walcker。在经历了这一切的偶然之后,他们现在正驶往里斯本,露丝的丈夫在那里等着他们,他已经租好了一条船,准备前往纽约。对于他们的牺牲精神,他将回馈以每人一张卧铺船票。

“哦,不!这不是你的错,我的宝贝!”迪亚娜叫道,“不要为了一种无谓的愧疚让自己痛苦,露丝!你无能为力!”她又补充道,同时露出一丝令人赞赏的微笑。

“不管怎样,露丝,我已经跟你说过了:没有你,我只能落到步行的地步!”罗伊克·雷尔米特进一步补充道。

很久以前他就认识到倾吐一些微不足道的心里话的好处,它们会立刻让他因自我嘲讽和诙谐而受到赞扬。之后呢,如果需要的话,还会让他因诚实而受褒奖。他的言语让迪亚娜和布鲁诺冷笑了一下,他们有时会忘记这一点:因为没有钱,罗伊克时不时会被他所经常出入的上流社会视作可有可无的一分子。

总之,罗伊克喜欢露丝·阿代尔,愿意为她做很多事,包



括留在他舒适的公寓里，看着他一向无比恐惧的德国军队经过。

“瞧，露丝！”布鲁诺一脸狡诈地叫道，“瞧！其实你很清楚：迪亚娜可不仅仅是为了你美丽的眼睛而拒绝了佩西·威斯特敏斯特的飞机……你知道的！我也了解！我觉得这些私人小飞机真是太危险了。”

布鲁诺·德洛尔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，但不久前破产了。布鲁诺早已习惯过时髦的生活，并且喜爱这种生活方式到了迷醉的地步。因此，当他在物质上缺乏继续这种生活的资源时，他挑衅地公然宣称自己是小白脸，并且坚信自己是以一个复仇者的姿态从事这个行当。没有人敢告诉他，小白脸可不是一个值得拿来自我炫耀的职业。这也是他对供他衣食的女人态度粗暴的原因，就好像对他来说，或多或少成功地掠夺她们只不过是补偿社会从他家偷走的一切罢了。

自从两年前他依靠露丝·阿代尔并与之一起生活，布鲁诺便失去了他的锐气。露丝的天真，对于金钱以及自尊的绝对无知，令他无法对她像对其他女人那样粗暴，虽然那是他的癖好。自然，他是怨恨她的，但是，如何去指责一个不知道自己是“拥有者”的人？又如何去抢劫一个自愿给予一切的人？由于缺乏实力较量，他现在看来情绪很差，或者仅仅是脾气不好。在此之前，布鲁诺一直是个欢快而恶毒的野心

家，因此，他目前的这种状态令人感到惊讶。

也正因如此，他冒失地胆敢对迪亚娜出言不逊，换了露丝一定会宽容他，但著名的迪亚娜·莱辛可不会。

“你的意思是我之所以等待露丝是因为不敢坐飞机？你得承认，在这些斯图卡轰炸机从早到晚扫射的时候，这种盘算很愚蠢……”

“我没有什么意思，亲爱的迪亚娜。”布鲁诺举起双手说道，“上帝宽恕我！我对你从来没有什么意思！”他又补充道：“我希望你会对此感到遗憾。”

说着他朝露丝眨了眨眼。“不幸的人！”罗伊克心想。迪亚娜和善地微笑，眼神却一片冰冷。

“在这方面，我亲爱的布鲁诺，宽恕你的可不是上帝，而是我。首先，我的年纪已经不适合这种……消遣……此外，我一向偏爱瘦削的男人……”

她笑了起来，布鲁诺也笑了：

“我承认，我从来没想过要引诱你，迪亚娜，即便你是收钱的那一方。”

“你错了！想一想！比如，十年后，我，我会总是保持同一个年纪的样子……最差也就是七十岁左右的样子……但是你，你那时四十岁了！不是吗？我都不知道到时你对我来说是否足够年轻，我的小布鲁诺，四十岁！在你这个年龄，以

你的工作,你会比我老得快得多!相信这一点!……”

迪亚娜露出怜悯的表情,又补充道:

“你知道,要如此长久地取悦于人,是件太过累人的事情。”

一片沉默。布鲁诺脸红了,露丝什么也不明白——或者说又是又一次假装什么也不明白,或是因为软弱,或是因为厌烦(罗伊克还不知道哪个才是真正的原因)——她开始像一只被打扰的幼犬一样尖叫。

“得了!发生什么事了?我不明白你们在说什么。发生什么事了……”

“什么也没有发生,”罗伊克说,“不好意思,我要下去走走,我要动一动……”

他从车上下来,顺着路边走。

必须停止这些小家子气的嘲笑和攻击性的蠢话,他想。哪怕是被扫射而死,也要死得彬彬有礼。法国的一切都已经完蛋了,如果说他们连体面的外表也没有了的话,那么他们也完蛋了。罗伊克忽然间感到某种骄傲,他想,这种体面的外表是如此浅薄而虚幻,它经常被视为一种附庸风雅或虚伪,经常被嘲弄;然而,就是这种体面的外表,让他可以带着廉耻心和勇气死去,正如其他那些具有最高尚品质的人,在一些更具价值的情形下带着英雄气概死去一样。话说回来,

那是小布鲁诺应得的。迪亚娜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变得冷酷无情。罗伊克微笑着不得不承认,换了自己,也会跟她一样。

在巴黎生活了几年以后,风趣话对于他来说成了一种最高权力,一种可以凌驾于任何法则,甚至是善良……甚至是体面之上的无可匹敌的通行证。它甚至超越了个人的抱负:罗伊克·雷尔米特属于那种愿意为了一句风趣话而毁掉自己的职业生涯的人。这样的人本已相当稀有,自从对大部分人而言国家事务成了个人事务以来,这种人更是无处寻觅。从这一点来说,现在的欧洲和美洲已经同化了。

一个小孩踩到他的脚,在他身上绊了一下,摔倒在草地上,号叫起来。他那坐在车里、在阳光下流汗的母亲向罗伊克投来仇恨的一眼。罗伊克背过身去。显然,与其在这条市侩而考验道德的路上闲荡,不如躲进那辆豪华帅气的小车里。

自从出了巴黎,一路上,那辆豪华的轿车招来了其他逃亡者的嘲讽。它缓缓超越他们,然后,他们又通过变道反过来超越它。渐渐地,炎热、斯图卡轰炸机、交通堵塞、慌乱以及恐惧平息了周围的嘲讽,尤其是当车队速度变得缓慢,车辆愈积愈多,以至于所有前前后后相邻的、位置不再变动的车辆都被迫暂停的时候。此时,车的前面是一辆被一个吵吵

闹闹的大家庭塞得满满的轿车,后面是一辆小型轿车,上面坐着一对不言不语、表情怨恨、年纪很大的夫妻。罗伊克打开车门。布鲁诺依然坐在他的角落里生气,露丝和迪亚娜则在叽叽喳喳地说话。

“你不觉得农村还是很令人赞叹的吗?”迪亚娜说,“多美的景致!……在巴黎,我们从来也看不到这个……你可能会说,原因是……在巴黎,我们没有时间看窗外:这确实也是事实……但这是另外一回事,不是吗?你瞧这里,这种宁静,开阔的空间,这……”

“我想,迪亚娜,你最后还想说:这种和平。”罗伊克说。

迪亚娜笑了起来,因为她确实差点说了这个词。

“还有什么可以喝的?”她问道。

罗伊克转身面向在隔离玻璃后面一动不动的司机。他轻敲了敲玻璃,然后突然以一贯不耐烦的语气对布鲁诺喊:

“听着,老兄,你去取一下,嗯?”

接着他回过头望向两个女人,她们正一脸讶异地看着他。好吧,是的!他,如此彬彬有礼、如此殷勤热情又乐于助人的罗伊克·雷尔米特,已经过了五十岁了,因此,将这些家务活传给一个三十岁的小白脸没什么好内疚的。这么做也没那么过分。此时,司机已经降下了隔离玻璃。布鲁诺结结巴巴地说:

“我们渴了,安德烈……让……你有食篮吗?”

“当然有,先生。先生要我把它拿到后面吗?”

“是的,是的!对,太好了!那真是太好了!”迪亚娜尖声说道。“你也吃点什么,让。这可以让你免于在开车的时候心不在焉。很奇怪,旅行居然能让人如此饥饿,不是吗?”她补充道,饱满而艳红的指甲滑到上衣的两颗纽扣之间。

司机打开了后车门,把食篮放在地毯上罗伊克和迪亚娜的脚之间,同时试图将它再往里边推一点,好让它置于四个人之间;但是迪亚娜伸出膝盖,一下子把食篮揽过来,卡在自己的腿肚之间,就像固定住一只足球那样。

“就放在这里吧,”她说,“我向你保证,这一点也不妨碍我;你知道,我的小腿不如露丝的长。我知道自己体型娇小,现在流行高头大马的美国风格,但并非任何时候都是如此;在某个时期,是的,娇小型也很吃香。相信我!”她对着一个陌生而无形的、热衷于她的言语的对话者说道。有时,当她的听众对于她的谈话显然一点都不感兴趣时,她就会把这名对话者招来。

她一边说,一边用她戴着戒指的手在食篮里挖掘。终于,在发表完言论的时候,她成功地从里边拉出一瓶配有启瓶器的白葡萄酒。

“露丝!”她挥舞着酒瓶说道,“来一点,嗯……嗯……”

(她看着标签),一点拉杜赛特?”

“不,谢谢!”

三个小时以前,也就是五十公里路之前,他们曾在一个中世纪风味的旅馆里歇脚,这种旅馆在国道附近很常见。旅馆的老板看起来对任何新闻都不予理会,坚持要他们品尝他的肥鹅肝。总之,两个小时前他们才离开饭桌,而自那以后,迪亚娜已经吞下了两个清煮蛋,但这并没有平息她的饥饿感。

“我实在想,你能把这些食物装到哪里?”布鲁诺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揶揄道,同时扫了一眼迪亚娜瘦骨嶙峋的身子。“我不知道你能把所有这些塞到哪里去,但不管怎样,我要向你致敬!”

“我一直都是一个无时无刻不在燃烧卡路里的女人,”迪亚娜神情老练地反击道,对自己的个人生理状况甚是满意,“我希望你也跟我一样。”

汽车突然重新发动,坐在软垫长椅边缘的迪亚娜试图抓住边上的丝绒把手,落了空,身子因惯性往后跌,掉到座位深处。为了重获平衡,她一阵手舞足蹈,失了优雅,这让两个男人心中暗自发笑。

此时,一个女人的叫声响了起来。一个尖锐的声音喊道:

“它们来了！它们来了！”

这声音变得越来越尖锐。

“原因是你认为汽车更加可靠，你，布鲁诺？”迪亚娜一边本能地将脑袋缩在肩膀里，一边还有时间对布鲁诺喊话。

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，“它们”指的是德国的斯图卡轰炸机和飞机上的机关枪。

“停车，让！”

布鲁诺有点用力过猛地敲打隔离玻璃，但是司机没有听见，因此没有在斜坡上停车。

“我不想跟这些人死在一块儿！”罗伊克·雷尔米特想。“我才过五十，不能跟这些滑稽可笑的人一起死！”他又在心里对自己说。自从出了巴黎，他们已经被机枪扫射过两次了。

当露丝和迪亚娜趴倒在车内的地板上时，他和布鲁诺礼貌地以保护者的姿态趴在她们身上。不幸的是，罗伊克被迪亚娜·莱辛那一堆高贵的骨头给卡住了。他一边低声埋怨一边挣扎：“三十年来我一直服从上流社会的强制规则！三十年的顺从、好脾气以及被迫单身就让我落到现在的境地！”

罗伊克在外交部所挣的薪金虽然足够他养活自己，却不够他过他所酷爱的上流社会生活，偏偏后者对于他来说又如



同氧气一般重要。因此，三十年来，他一直是依靠自己的个人品质以及饭桌上的第十四个人、桥牌中的三缺一候补或是某个寡妇、离异或单身女性即时的护花使者的身份来跻身于这个“社会”的。渐渐地，几乎是出于对舆论的顾忌，他在上流社会成了迷人的同性恋者罗伊克·雷尔米特。不然，还有什么理由可以解释他的单身呢？面对那些他所喜欢的或是喜欢他的女人——后面这种情况也不少见——必须编造出某些避免他落入平凡男人的平凡命运的东西来，否则这种平凡的命运会让他失去在沙龙里的地位……事实上，他太迟放弃他的偏见，太久拒绝依赖一个他所爱的女人生活，可能是因为做作，但尤其是因为害怕这个他所爱的女人也做作：正如他拒绝依靠某个他所不爱的女人生活一样。至于后者，实在是因为他的存在会因此而成为一种无休无止的长久的义务，对此他缺乏力量。

“我的上帝！”外面另一个声音喊道。一个正在变调的声音，除非是因为害怕？一个因恐惧而分辨不出性别的声音——“我的上帝！它们又来了！……它们又来了！……一大片……”那个声音又喊道。接着是沉默。

突然，道路上彻底安静下来，一种戏剧性的安静。当然，是迪亚娜打破了这份安静。

“天真热！”她趴在地毯上嘟囔道。“你确定……”